

分裂廣大同學的伎倆是注定要破產的！

廣大同學就所謂「廣大同學左派」的分裂行為發表聲明

正當某些反“學運報”的英雄們在廣大幹部面前獻醜後，無法合理解答有關“學運報”的出版及廣大同學意見時，只好趕緊找人發表分裂性聲明為他們集團，夢想「以正辟邪」，經過了某些人物的兩處奔馳之下，所謂「廣大同學（左派）」及「中華女中（左派）」分裂性聲明就成為上述情況的必然產物。且如此，我們這是不令他們失望，對其中的謠言和謬言加以逐點駁斥：

（一）所謂「一小撮」、「盜用廣大同學名義」以及「未徵求廣大同學意見」的謠言和謬言。

在「聲明」中一開始就搬用了許多流行的名詞和極引人的字眼，如「一小撮」、「盜用廣大同學名義」以及「未徵求廣大同學意見」等，就以為可駭人，可得支持和讚賞嗎？我們以明白的語言告訴他們：你們是不會得逞的。

其實，從駁其謠言和謬言，只要從其文章自相矛盾之處即可宣判其謬言破產。當我們暫時借用他們的掛號“當權派”字號吧（其實我們的作法，是為人民生力量，即持正確的，反對錯誤的，根本沒想到當“權”，也不願當什麼“權”和拿什麼“權”的），從此字號證明了一個事實，是“學運報”及其所有文章都是廣大同學出版和發行的，而且是“當權”的，這“當權派”過去已對時局、學運、綜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進行正確的分析，擬定學運的方針，並及時開展必要的鬥爭，如廣大前去年兩場鬥爭。這兩場鬥爭的開展，其意義和作用是不容抹殺的，同時這兩場鬥爭的決定和開展，說明了這“當權派”是從同學中來，回到同學中去，集中同學們的意見綜合實際情況作出決定，由同學們（包括所謂左派同學）共同去實踐，同學們的熱烈響應說明了這些意見的正確性，今天我們在“學運報”及其文章所提出所有意見和看法，也是基於上述情況所得出的結論，我們堅信“學運報”及其文章的正確觀點，經過實踐的不斷證明，最終還是正確的。在這種情況下，何以言之為「一小撮」、「盜用名義」以及「未徵求廣大同學意見」呢？

退一步說，「一小撮」到底是誰尚未分曉呢！我們向來主張公開雙方文章，進行具有真正民主氣氛的辯論來探求真理，交由同學作判決，是最可靠的做法，不知所謂「廣大同學（左派）」敢嗎？（外界團體及其他中學至今還不敢公開雙方文章展開辯論），那時才來決定誰是「一小撮」該為時不遲吧！謠言文章指我們為“當權派”，又指我們「盜用名義」，這合乎常理嗎？惟這謠言為合乎常理的謠言，請注意今日所有攻擊“學運報”的文章（包括某些工會、校友會、中學攻擊“學運報”的文章）之下所署之名稱，是否亦為盜用呢？我們要提醒他們，這是很危險的作為。

至於“學運報”的出版同學們不知道，原因是由於“學運報”是份嚴密的內部報紙，其內容文章又是涉公性質的，由於是涉公性質在還未廣泛徵求各方校同意之前，是不可能先公開化的，對這點同學應該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未徵求廣大同學意見」的謠言，卻會被人所利用妄想在中學中製造更大的不滿，宣揚所謂的「絕對民主」，此種不擇手段，逃避冒險的機會主義伎倆，我們呼籲同學們提高警惕並及時予以駁斥：

（二）所謂三篇文章是替“學運報”塗脂抹粉的阿Q奇談

為了答覆某些中學和外面某些團體為推行他們錯誤的脫離群眾的路線而發動的對“學運報”的惡毒攻擊，我們發表的「消除分歧，為開展學運而努力」、「從最左到錯誤的」及「後鳥不是蒼鷹，迴避問題絕不能掩蓋錯誤」三篇文章有力的、系統的駁斥了他們的攻擊，指出了他們

在階級上的嚴重錯誤。他們在無法對這三篇文章提出正面的答覆，就酸溜溜地說這三篇文章是爲「學運報」「塗脂抹粉」的，企圖以此來迴避我們對他們的批判。

如果「學運報」真的是他們所指的是「錯誤」的，那末，所謂「三篇文章是爲「學運報」「塗脂抹粉」就有兩種可能：第一，這三篇文章是「錯誤」的；或第二，這三篇文章是正確的，那末同學就是以正確的言論來爲「學運報」「塗脂抹粉」（其實學運報是那大同學辦的，後來的三篇文章是那大同學進一步補充意見，說明道理）。而對於第一種可能性情況下，他們大可以指出三篇文章的「錯誤」之處，而在第二種可能性情況下，以好的言論來爲「塗脂抹粉」之處是可以指出的。爲什麼時至今日還未見全面的、說理的（不是漫罵和歪曲我們的觀點——正如華中新民同學的數斤文章那樣）數斤文章出現呢？道理很清楚的，說三篇文章是爲「學運報」所謂「塗脂抹粉」的人難道不是阿Q再世嗎？

我們要明白告訴他們：要想指出所謂「塗脂抹粉」來貶低這三篇文章對他們的批判作用是絕對不能得逞的。

（三）攻擊我們的學運鬥爭口號的階級「證據」

爲了着他們攻擊我們提出的鬥爭口號尋找證據，他們把早已被我們階級的群衆同學提出的群衆鬥爭的事實的所謂證據，毫無保留地用過來。爲了開闊他們的眼界，我們在此再次地說明我們從這些群衆鬥爭事實所得出的結論。

他們所列舉的從泉成黃梨園工友的罷工到漁民的海上示威等等群衆鬥爭事實，正如我們在「漫罵不是辯論、迴避問題總不能掩蓋錯誤！」一文中所說的，不僅不能作爲攻擊我們的證據，恰恰相反的，却成爲我們證明他們的重要證據，從這一點說來，我們是先要在這裡向他們拱手稱賀！

他們所列舉的群衆鬥爭事實，說明了當前形勢下的二個問題。第一，在批鬥李光前集團的壓迫和壓迫日愈嚴重下，廣大勞動羣衆對反動政府的不滿日愈加深，這就爲左翼發動鬥爭和教育羣衆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第二，羣衆的罷工和學運過程是從近到遠、從切身利益到長遠利益的，不以羣衆切身利益出發發動鬥爭，於這些鬥爭不是「突出政治！就不能引導千百萬羣衆投入反對反動政府的政治隊伍中。

事實明顯不過了，馬六甲島上的罷工潮，難道不是先以羣衆的切身問題，作爲開展鬥爭的口號，團結大多數工友行動起來嗎？即使以星島左派工團所發動的因、三停工鬥爭，號召停工的口號也以「停工，抗議行動反對政府迫害工人組織」也沒有以政治性的口號爲號召！這些羣衆鬥爭都是從切身利益出發的，並且都是反對反動政府鬥爭的一個極積極成份，左翼只有從這些鬥爭開始，才能把羣衆鬥爭引導到我們這一邊，才能促成高潮形勢的到來。否則，不從羣衆的切身經濟利益開始，談這些鬥爭的經濟或切身利益性質，或甚而指他們不是「突出政治」（其實所謂突出政治，是看我們是否要把各條戰線的鬥爭從羣衆切身利益引導到反對反動政府的政治鬥爭中去，起著政治作用，而不是看一開始有沒有提出政治性口號，是「右傾機會主義」，那恰恰證明自己是脫離羣衆，是不知何處先導的左翼空談家。

現在，在學運方面，不從「維護民族教育、反迫害、爭取民主」的同學切身利益的鬥爭開始，主張立即提出政治性口號，以爲只有政治口號才是綜合政治，突出政治，在這種幼稚想法下，就把「學運報」提出的口號稱爲「右傾」和「反革命」，不是好像譴責勞動羣衆經濟或維護工人組織的鬥爭不提出政治性口號爲號召一樣好笑嗎？（可是今天左翼却存在許許多多這種可笑的反「右」英雄嗎！）

（四）怎樣正確理解學運的「突出政治」？

我們認為，各條戰線的鬥爭和發展都必須以「突出政治」的思想為指導，但是，什麼是「突出政治」呢？

所謂突出政治，以我們目前的左翼運動來說，就是各條戰線的鬥爭，都不能以爭取各條戰線的局部利益為滿足，各條戰線的群眾工作者，都必須把各自群眾的局部的利益和廣大群眾的政治前途結合起來，把各條戰線的群眾引導到群眾解放的政治鬥爭中去，為爭取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的實現而奮鬥。否則就是「經濟主義」、「工會主義」、「純學運」等等。

要確保各條戰線能突出政治，也就是說：要確保各條戰線的群眾都能投入爭取群眾解放的政治鬥爭中，就是首先從群眾的切身利益開始，發動各種打擊敵人的鬥爭，一句話，就是要在鬥爭實踐上掌握綜合政治的原則，才能有效地為各條戰線突出政治的根本目標服務。

學運這條戰線要為民族解放的政治鬥爭服務，不是少數先進的幹事投入政治鬥爭的隊伍所能實現的，相反的，只有通過我們以先進的幹事爭取中間和落後的同學，孤立反動同學才能實現的。（必須指出，這些工作目前我們還做得很不夠，還有待於虛心檢討去克服的）。要達到這點，除了要有「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革命思想之外，還必須有「善於鬥爭」、「善於勝利」的策略思想。那就是說，我們必須從符合同學切身利益的鬥爭開始，通過這些能最大限度孤立敵人，最能使鬥爭持久的鬥爭，把廣泛同學帶領到爭取民族解放的政治鬥爭中去。

現在，他們把我們從發動同學切身利益的鬥爭，以同學的這些問題為發展鬥爭的口號和為「不突出政治」，把少數幹事同學參與政治鬥爭叫做「突出政治」，其結果必定不能把廣泛同學引導到民族解放的政治鬥爭中去。所以不能使學運「突出政治」的不是我們，恰恰是他們自己！他們必須負起因此而引起的左翼運動損失的一切嚴重後果！

他們指出「芬蘭修正主義」恐嚇我們，說我們也和芬蘭修正主義一樣，策略是脫離原則的，我們要在這裡告訴他們，國際運動史上反對修正主義的動員表明，有兩方面脫離策略的錯誤，一種是追求策略犧牲原則，一種是口號不能脫離原則而不講求策略，其結果却是脫離原則的。前者如在1964年國民服務問題上給右傾路線的，已如我們所鬥倒，後者不願把策略和戰策正確地結合起來，因不講求策略而使戰策無法實現或延遲實現，正如反「學運幸」的人一樣，最終也會被鬥倒的。歷史將會告訴我們，這背戰策的不是我們，恰是他們自己。

因此，我們對當前學運路線的正確主張，是基於對當前鬥爭形勢的客觀分析（指出和差錯現狀不清但未普遍提高到必要水平），是基於對學運等戰線發展與政治鬥爭關係的正確分析而得出的。我們的正確主張，絕不是他們所說「死抱學運現狀不放」。「害怕政治」「不敢面對現實和逃避問題等三言兩語的詭辯所能影響的。

我們指出當前形勢下和差錯的一面和不足夠的另一面。主張在我們的主動能動性加強組織工作，發展必要的鬥爭，改變他們未普遍提高到必要水平的一面。就是從發展着問題，又怎麼是他們不加解釋的「以不變的眼光看運動着的事物」所能歪曲得了呢？

（直接參與政治鬥爭的條件成熟嗎？）

我們在「港島不是邪說，迴避問題終不能掩蓋劍說」一文中，已針對爭中同學攻擊我們以「維護民族尊嚴、反迫害、爭權益」的口號發動鬥爭。而主張立即提出政治性口號和直接參與政治鬥爭的問題時說：「如果馬江同學還沒有參與過各種鬥爭，要求他們立即投入政治鬥爭怎有可能呢？」

現在所謂「南大同學（左派）」引用上述的話，以南大門爭為例子，說南大所展開的學運鬥爭，已有立即提出政治性口號和直接參與政治鬥爭的基礎，並以此說我們「不敢面對現實」。他們這樣說，基本上就已經承認了這一點：那就是我們所主張的從低到高，從同學的各種切身利益的鬥爭到政治鬥爭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在此先要問問他們：你們願不願意表明你們反對爭中新民同學以及其

們反「學運報」葉雄」攻擊我們從「維護民族教育，反迫害、爭權益開始發動鬥爭」，並把鬥爭口號逐步提高的錯誤路線呢？你們願不願意譴責那些不負責任的所謂「反右英雄」，把南大過去兩場鬥爭總結為「失敗」和「右傾」呢？

但是，所謂「南大同學（左派）」提出的南大門爭實踐的證據也是站不住腳的。現在，華中新民同學以及其他攻擊我們以「維護民族教育、反迫害、爭權益」為口號發動鬥爭，不願搞好組織同學的工作，他們不依靠廣泛同學發動鬥爭，不願正確處理反右傾鬥爭等等，所帶來的學運的嚴重損失，都一方面說明錯誤學運路線還未被鬥倒，另一方面說明「維護民族教育、反迫害、爭權益」的鬥爭還未充份展開，我們還未徹底以此團結廣泛同學來大天地孤立敵人。

因此，只要這兩方面的任務還未完成，只要錯誤路線還未被糾正，提出政治口號和直接參與政治鬥爭的條件就還未成熟。

(六) 所謂沒有害怕開除的思想，所謂害怕發動必要鬥爭不存在

所謂「南大同學（左派）」，竟然以過去所展開的兩場鬥爭為例，來說明同學害怕開除與害怕發動必要鬥爭的思想已不存在，至於他們得出此結論的根據，原來就是以：「許多同學看到了開除名單後情緒高漲，絲毫沒有害怕開除的心理」，以及以前二次的開展鬥爭來說明同學害怕發動必要鬥爭的思想也不存在了。他們這種所謂同學「看到了開除名單情緒高漲」的情況是我們不敢苟同，但即便事實如此，我們也要問：公佈後或鬥爭開展後的情況呢？這樣看問題不會很表面嗎？為什麼不看看在鬥爭未開展前的階級情況呢？當時「鬥」與「不鬥」的思想造成兩條路線的鬥爭，最後不得不與反對鬥爭者動清身軀，這種情況包括幹事在內，是經過了既鬥爭又說服才克服這些困難的。當然前二次鬥爭終於在克服重重困難之下展開了，說明了同學們思想上以及在行動上都打了勝仗，取得一定的成績。

但我們決不能以此為滿足，沾沾自喜，我們依然認為，南大學運要發展，對害怕開除和害怕發動必要的鬥爭之思想毛病是不容忽視，說它已不存在是不對的，我們學運這點不認識或認識不足，就要造成絕大的錯誤，對南大的學運的發展必將是不利的。

(七) 早被扔進垃圾堆的證據是挽救不了敗局的

為了強行拋出反對「學運報」的證據，可憐的所謂「南大同學（左派）」把我們早已進一步說明和澄清的論點，自攻擊我們對學運內部右傾思想情況的分析為「外因決定論」的可笑論語改頭換面而為「外來輸入」，企圖借用死屍來還魂。

我們說過，學運右傾思想一方面是出於某些同學的害怕開除的思想，不敢藐視反動校方的開除威脅；另一方面，過去右傾路線提出的保存力量，而不願發動必要鬥爭的思想，也為學運某些幹事不敢發動必要鬥爭的原因，指出這種右傾思想的外來影響，糾正學運內部的右傾思想，根本沒有否定學運內部的階級成份，也沒有否定學運產生右傾的內因，怎麼會是「外來輸入」呢？看「南大同學左派」的文章起草人，在勒筆前還是耐心讀讀我們三篇駁斥文章吧！免得又像對中新民同學那樣，攻不倖我們，反而落得自己一身狼狽相！

(八) 所謂「學運報」是要阻撓中學生鬥爭

他們的文寫道：「“學運報”的出版，正當中學生反假“獨立”、反“宣誓”、反迫害進行得很激烈的時期，而“學運報”的出版所提出的鬥爭路線對中學突出政治的鬥爭起着一定的阻撓作用，“學運報”的這種作法是極端惡毒的。」這是一段多麼吸引人却不符事實的騙話，就讓我們提出許多事實駁斥他們的騙話吧！

讓我們先就“學運報”出版時間來談吧！“學運報”第一期說明為六六年十一月，這正是

南大新安同學鬥爭進入集體坐牢之時，也是中學生正在醞釀着如何在鬥爭（按鬥爭日期為6·7、1、3）與反動政府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給予更狠的打擊，在這時期里，我們不否認中學生已有些行動了，諸如發傳單、塗寫標語等形式，這些鬥爭形式的展開是爲了開展針鋒相對的鬥爭（鬥爭後的華中、中正、育中、新中等鬥爭事實可証明）作準備，華中、新中同學會以聲明提出他們對學運問題的看法，我們也該爲應對此重大問題表示看法提些意見（但我們是從內部，待與友校協商一致後才公開），這是完全正確且合理的做法，爲什麼華中新民提出錯誤的看法和做法不是破壞中學生鬥爭，而我們提出正確的觀點（其正確性已在論爭中充份証明），却僞爲「阻撓中學生鬥爭」呢？

其次，在那亂戰時期，我們發覺各友校對學運一般性問題存在着許多分歧，主要表现在開展鬥爭口號的不一致，又由於錯誤的原則反右傾，華中、新中同學採取粗暴、無情打擊，並不負責任傷害友校負責同學本質有問題，在處理學運鬥爭問題上也有許多分歧，基於此等意見之分歧大有造成友校間的對抗，對於將面臨到敵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是極端不利的，有鑒於此，我們南大同學是最不願看到同學在面臨敵鬥爭時仍無法協商合作，我們熱切希望並進一步努力去促使友校間內部分歧能通過內部協商尋求一致，當時我們認爲，即使不能解決彼此的所有分歧，至少在對敵鬥爭大原則上該是可以解決的。於是我們二次向有關中學提議，要求各校協商討議，但皆不得要領，在這種情況下，以學運發展爲重的我們，只好通過書面（學運報）提出我們的意見（僅供決策有關的人參考而已），不幸我們的努力終於爲不負責任的做法破壞了，而召到公開爭論和學運的激劇和分裂。

此外，從“學運報”的內容來分析，在我們的社論文章既肯定了反右傾思想並提出正確的，對學運鬥爭和今後學運發展有利的口號，供有關方面去研究，以期達到一致的結論，這也是從學運利益（包括左翼利益）的原則出發的。

所以，從“學運報”的出版時間，從“社論”文章的內容來分析，再結合當時學運即將開展針鋒相對的鬥爭前的情況，有力的說明了一個事實，造成學運的分裂和激劇，阻撓學運開展鬥爭不是我們，而是那些大肆攻擊“學運報”的「英雄」們，包括以華中、新民反學運報聲明起軍人，廣商工聯內以林曉雨（現已脫離險）爲首的反“學運報”「英雄」們，刊登反“學運報”文章主編老爺們，以及隨後受黨參與反“學運報”大合唱的小丑們，他們的這種做法是極其惡毒的，是必須負起學運乃至左翼分裂的一切責任。

從華中新民同學到廣商工聯參考資料註解起草人，從中正育英同學扒表主編者到現在的所謂「南大同學左派」，或說編設民族教育「太狹隘」，或說我們的口號「不突出政治」，或批「編設民族教育、反迫害」和「反假獨立」兩個不同水平的口號強行拼湊起來，或像現在所謂「南大同學左派」那樣，把我們提出的口號說成「只是我們展開反殖、反帝、反修、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中的一個組成部份。」

就是現在的所謂「南大同學左派」自身，也是矛盾百出的，他們忽而說「南大同學們的鬥爭矛頭已對準行動黨反動政權」，忽而把我們和他們的分歧說成所謂「是要把這場鬥爭局限於“反迫害、爭權益”的圈子內，還是結合政治，把矛頭對準反動派？」（即不把我們的鬥爭看成是把矛頭對準反動派）這點，充分告訴我們，他們也不得不承認我們提出的鬥爭口號是反對反動派的極積極成份。此外，前面引述我們原文「……沒有直接參與政治鬥爭的客觀基礎」

後面却責怪我們怎能說「沒有政治基礎」，把兩句意義不同的語句以爲是相同的，還有，前面認指我們「……只能做到關心政治……」，在此句之後又引我們所寫的「……以個別的新法參加……」，其實「以個別的新法參加」全不等於關心，這是故意歪曲的做法。

不中用的、矛盾百出的小丑們，趕快退場吧！你們可以休息了，還是讓反“學運報”的主角登場吧！我們在這里告訴他們，反“學運報”的主角敢登場，我們一定奉陪他們到底！但是

要忠告你們，辯論就該好好辯論，任何想在左翼和學運隊伍中興風作浪，製造海嘯，混水摸魚，任何企圖借助反動派的作爲，高舉就公冒別人的名字（現已有人如此做了，實際上也已給反動派不少幫忙），果真你們還是迷信這種卑鄙手法，那麼對於反“學運報”的幕後「英雄」們，我們將以彼之法還治其人之身，將他們的「豐功偉績」逐一地記錄下來，暴露在廣設干部的面前，讓人們知道反“學運報”的幕後「英雄」們究竟是怎樣一種貨色！

南大同學發

1967年五月四日